

# 畫

# 外

UT  
FRAME

月訊 No.028

指導單位 | 嘉義市政府  
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 
發行單位 | 嘉義市立美術館  
地址 | 600002 嘉義市西區廣學街101號  
電話 | (05)227-0016  
信箱 | art@ems.chiayi.gov.tw  
企劃製作 | 沃時文化有限公司  
美術設計 | 理式意象設計有限公司  
印刷 | 崎威彩藝有限公司  
出版日期 | 2022年4月

嘉義市立美術館  
CHIAYI ART MUSEUM

## 所有一切滋長所有一切

——十年之後，談「箱構3.0-楔子／  
章節：巴斯卡箱」

採訪整理 | 林怡秀 · 圖片提供 | 林育正

### 結束與開始

非正規邏輯的鷹架結構、偏移原有狀態與材質的日常物件、絮語叨叨的動力裝置、為敘事圈出可見空間的箱體……，做為一位藝術家長期創作計畫的中途點，林育正此次於嘉義市立美術館的個展「箱構3.0-楔子／章節：巴斯卡箱」以十年為單位，藉由某種小說與日記般的創作口吻，展開一場自畫像般的自我觀看過程。

「我一直以來都沒有申請補助，純粹靠在畫室教學、接案等非正職工作收入做創作，每次展覽對我來說都像是最後一次，所以一做展覽就是負債累累，雖然腦中有很多想像，但在現實裡往往都是盤纏用盡。」談及這個以十年為單位的創作計畫起點，林育正分享自己十多年前剛離開學校時，因為還無法釐清創作之於自己的意義，曾想過是否就不再做藝術家，而是在穩定的工作裡過所謂的正常生活。在這樣的想法下，他在離開學院的最初五年間沒有做任何「作品」，僅有在日常時間裡隨手製作的各種物件，對他而言，這種脫離以往帶有目的性的創作狀態，反而是一段重要的沉潛時間，可以回頭看見自己的初衷，並把創作的行為內化到生活裡。「雖然不是正式的創作，但這五年間反而慢慢找到自己的創作方式，其實就是不斷在做錯、做壞之間去進行實驗。」不同於在藝術學院內所學的方法，林育正的創作一直是在製作過程中不斷重新展開、組織、修改、實驗，這種方法使他的每件作品始終保持著「同時在開始、同時在結束」的有機狀態，如同他在創作自述中所寫「所有一切滋長所有一切」。

### 章節

「藝術家就像是馬戲團長或雜耍藝人頭子，帶領著這些各懷技藝的雜碎玩意，進到一個空間，搭建一個舞台，催促著他們上台去展露自己，在空間中各自表述自己所屬，藉此喚起觀者心中潛藏的某些零碎的記憶與之共同演算新的詩篇。」（「箱構3.0」創作自述）

沉潛五年後，林育正開始再度參與展覽，首先在2010年的 GEISAI TAIWAN#2 推出「triptych-portrait 三連作-（藝術家）肖像」，他對此開玩笑的形容「我根本是去亂的」，因為有別於當時周圍其他相對精緻絢麗的作品，林育正以藝術家的工作桌、散置的物件與真實地創作狀態介入現場，這種「進行中」的展出方式一如他當時生活的鏡像，對他而言，此次的展出是一次重要的起點，而2012年在板橋435藝文特區展出的「箱構：掘·對蹠」則是「箱構」系列的起始，也是自離開學校以來，首度有機會將歷年來累積的作品在空間中全部展開、重新審視。回看林育正十年



▲「箱構3.0-楔子／章節：巴斯卡箱」展場全景。(攝影：林建呈)

來的創作，可以發現他在 GEISAI 做為破題的「（藝術家）肖像」其實饒富意味的回應著他的日後的其他作品。在空間條件、經費等限制下，藝術家的作品會隨外部環境的影響，呈現出相應的樣貌（例如作品零件必須可拆解為一台車就可以載著移動的尺寸、翻模的對象物即是日常所見所用的物件），這些隱身於作品中，反應著藝術家不同階段生活條件的細節，使得林育正的創作一直保持了某種類自畫像，甚至像是日記般的狀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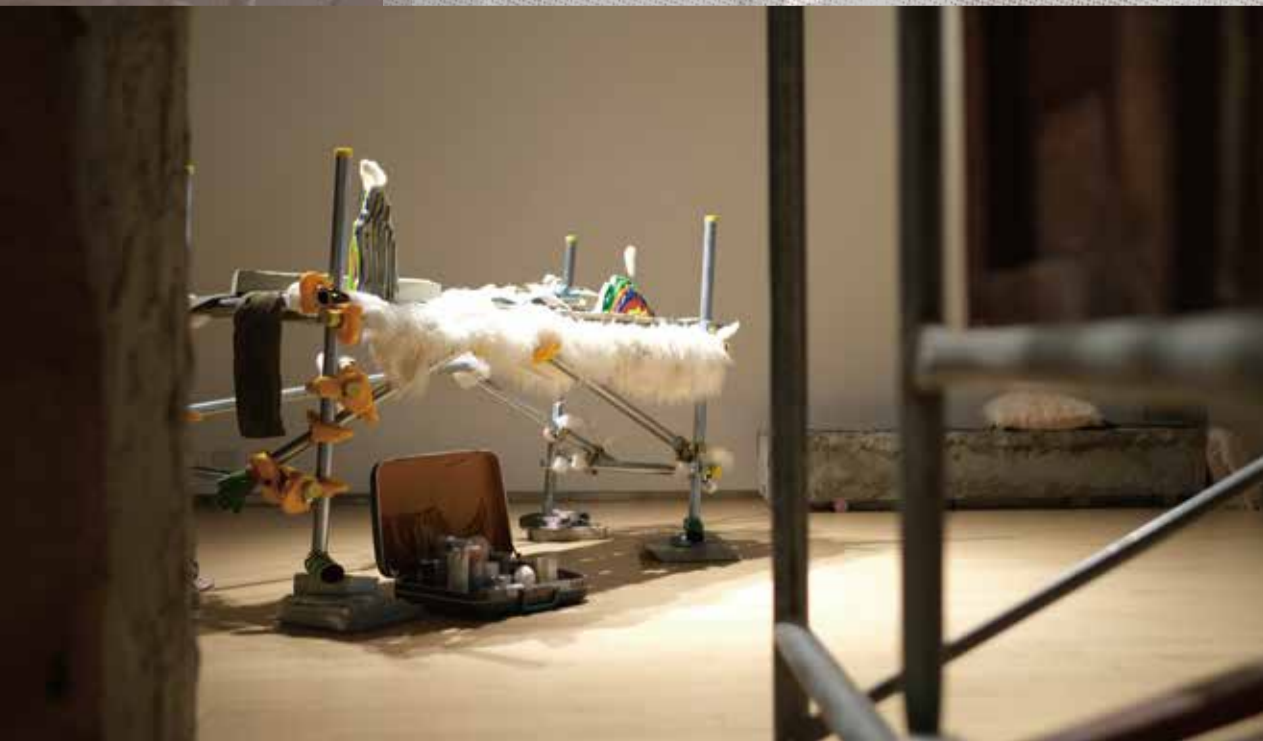
### 楔子

林育正近十年的作品累積，從2020年底開始逐步收束在臺中窯座的「在凝膩中漂擺」、2021年七月在臺北福利社的「方體演算」，以及同年底在嘉美館的「箱構3.0-楔子／章節：巴斯卡箱」個展。他表示「這三檔展覽像是三部曲，逐步堆疊作品在空間中的自由度，以及其中可再實驗與探討的內容。」在其作品中，他藉由翻模轉換日常物件的材質與身份，以現場裝置及動力機械重新賦予物件新的詮釋與對話場景，對他而言，這些創作的來源都與自身的生命經驗相關，林育正說「這些東西都在緩慢地建構自己的系統，我只是把我看到的景象不斷產生出來。過去從學院裡習得的理論，經過這麼多年的過濾和遺忘，都已經變成另一種更內化的經驗，如果說前面十年都是在寫章節，那麼接下來就會是更嚴謹的進入這些章節裡去發展。」



▲「箱構3.0-楔子／章節：巴斯卡箱」展場作品局部。(攝影：林育正)

◀「箱構3.0-楔子／章節：巴斯卡箱」展場一隅。(攝影：陳瑋萱)





# 直到土塙厝成為風

## ——劉千璋個展「禁山14號」

對應在嘉美館二樓展間的屋頂結構下，臺灣土塙厝（Thoo-kat-tshu）的老屋瓦，整齊排列地像是一棟佇立的家居，或一張長時間曝光、記錄此時屋況的安靜照片。在觀者低頭俯視這片屋頂的同時，看見的是家屋的樣貌以及人的情感記憶。有些缺失的屋脊，藝術家使用石膏翻製相同的屋脊替補，同樣被翻製而成的斑駁土牆，也以假亂真地交錯其中。有些區塊鋪滿稻殼，擺放實際收集來的歲月物件——畫框、蜂巢、農具、刀刃。這裡有真的從土塙厝搬來的土磚，像是陳列在美術館中的藏品；也有藝術家翻製的物件，像是列在美術館中的藏品；除此之外，也有來自大自然的生產，土製的蜂巢。這些全部混雜並置，劉千璋說，這是「禁山14號」。

● 受訪——劉千璋、鄒婷  
採訪整理——陳含瑜



### 採集、破壞、修復與再製

「禁山」位於苗栗苑裡，現今仍可見到不少以自然材質建造的土塙厝。它們大多杳無人跡，塌陷的屋頂與崩落的土塙厝被雜草圍繞，頹垣斷壁的場景是人們居住並以之為家的痕跡。少數土塙厝受到妥善照顧，被敷上了水泥牆面，或做為倉庫使用。這些早期住屋早已脫離當代的日常生活，然而記憶在其中環繞，使人無法將之斷然拆除，但也無法整修後居住。

《禁山14號》始於二〇一六年，劉千璋自德國留學返臺後，看著家裡的土塙厝已有坍塌的跡象，牆壁傾斜，屋瓦掉落而破碎。面對遲早都會崩毀的祖厝，剛開始只是單純地想將房子留下來，所以像考古學家般地記錄，複製牆面、竹竿等物件。那時他參與第一屆大臺北雙年展，以稻殼鋪滿做為展場的舊眷社，以銅翻製土塙厝的牆面。

二〇一七年，他開始嘗試將屋瓦逐一取下，發現疑似日本藍泥蜂的蜂巢，後於德國以3D列印的方式翻製展出。二〇一八年回到台灣，以「懷舊是危險的嗎？」做為提問，在土塙厝的所在地進行現地製作發表。希望藉此傳達自己並不是力求房屋之完整保留，而是試圖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思考「我們到底要帶著這些經驗去哪裡？」二〇二二年

與工研院合作，他以3D掃描列印技術探索從類比到數位技術的各種可能。在計畫逐步發展的過程中，思考如何在私人經驗情感、家屋的土塙厝以及藝術創作的技術媒材三者之間取得平衡。



### 持續進行的保存與破壞

這些屋瓦的水泥比例較低，砂石比例較高，因此在清洗、搬運至美術館展出的過程中，必然遭遇損毀。「也許哪一天他們就會全部風化，因為其實已經滿脆弱的。」劉千璋談到他並未設想作品的終點，並未決定會以什麼樣貌「完成」或「停止」，而是將此計畫視為動態行進的狀態，在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提問與回應。也許下次展出時，他會將這些雕塑重新再製加工，或變成其它東西。在這過程中，土塙厝會慢慢耗損，慢慢取代為他所複製之物，或者到最後，可能只剩下標本。

即使是複製時所使用的矽膠模具，也會因為反覆翻製而逐漸失去細節。因此無論是原來的土塙厝，抑或是他所複製的物件，都是衰頹的現在進行式。然而，這樣的狀態即呈現了無法抵抗和避免的時間洗煉，同時也呈現作為藝術家，而非專業的文物保存或是古物修復師，所試圖呈現的另一種經驗。



▲ 2016年第一屆大臺北雙年展，「禁山14號」以稻殼鋪滿做為展場的舊眷社。（圖片提供：劉千璋）

▼ 2018年以「懷舊是危險的嗎？」做為提問，在土塙厝的所在地進行現地製作發表。（圖片提供：劉千璋）



### 文獻化情感記憶

策展人鄒婷的加入，讓這件充滿私人經驗的作品，走向與公眾經驗的對話階段。展場中關於展品鉅細靡遺的資訊，包含物件發現的地點與時間、可能的材質等詳盡的紀錄。這些文件資料提供觀者有機會知道每一個物件從何而來，並能對土塙厝這個空間有所想像。此外，屋頂對應屋頂的規劃，其實巧妙回應這間展場其實也是文物保存的結果。

在這個計畫中，大量使用文獻（archive）的方法，是嘗試談論如何文獻化那些無法物質化的情感記憶與身體經驗，思考藝術家個人的情感記憶和故事，要如何記錄並傳達給觀眾。除了藉由建築工法研究、影音紀錄及口述之外，藝術是否還有其他參與、回應此提問方式？

往後的人們可能會處在與現在相當不同的時代經驗、社會文化之中，會以完全不同的視角思考事物，而這些文獻紀錄，則是為了等待未來的人們能夠對於曾經發生過的事完整地了解，並且在未來的任何一個時間點中，都能重新反覆回到這些文獻作為的基準點，重新審視、重新理解那個時候發生的事。



▲ 「禁山14號」展覽現場。（圖片提供：劉千璋·攝影：丘智偉）

▼ 「禁山14號」有蜂巢的畫框和聖母像。2017年收集。（圖片提供：劉千璋·攝影：丘智偉）

